

一张照片，引出轩然大波—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本教材，一张张作霖的大帅照，忽然被指为“假照片”。“假”在哪里呢？一是张大帅的孙子，说那不是他的祖父，二是民国上将何海清的孙女，说那是她的爷爷——一个是孙子，一人是孙女，两位“后人”的否认，怎不叫人笃信无疑呢？于是报网时评蜂拥，万炮齐轰“教材”，于是舆论沸反盈天，怒斥“教材”误人子弟。

然而风云变幻，并未打住，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出来回应，说照片并未搞错，确是张作霖本人，一有民国《国闻周报》刊登的此照为证，二有馆藏照片原件可据。看来是“张某某看错了”？他是张作霖死后才出生的孙子，从来没有见过祖父；至于那位孙女，也只是在祖父去世50年后，才在一本书中翻拍下“唯一的一张照片”，似乎不足为凭……

照片风波，谁是谁非，还要争论下去，我们可以静观结局。然而在这个风波外，却不免想到另一个问题，那便是历史人物的研究，是否可以对他们“后人”的言说“笃信无疑”，由“孙子”、“孙女”，甚至重孙女甚至数不尽多少代的“后人”们一言九鼎、一句定夺呢？

首先是真实性。“后人”的言说，当然有公道的，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、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和陶铸之女陶斯亮，在他们评论父辈的长文中，能够以历史的眼光，不但讲“光辉业绩”，而且析“复杂心理”，甚至“人性的弱点”，以沉痛的教训昭示读者。但这样的“回忆录”凤毛麟角，大多数的“后人”或出于浓厚的亲情，或始于现实的打算，不但要

为先人讳，还要过度溢美，每加拔高不说，还有生造杜撰的，这当然是人之常情，我们可以予以体谅，但难以“笃信无疑”。

二是重要性。例如历史人物中，不乏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他们的历史功过、历史地位，主要是由其在政坛风云中的纵横折冲，于硝烟战场上的横扫千军确立的，并不决定于生活琐细、家长里短、儿女温情。如果政治上的同僚对手不出来说话，战场上的战友敌手又不见云，而历史学者又不从“大”处着眼，只听凭“后人”们“回忆”那些一顿饭、一件衣、一封私信的“家事”，或过多地由“身边”的医生、护士、司机、炊事员、警卫员们来“口述历史”，衣食住行如何简朴，待人接物怎样和气，生动是生动，毕竟不能代替严肃全面的历史研究和功过论定吧。

更重要的是，历史人物多为“公众人物”，对他们的研究，是国家民族的事，是全社会的事，并不是“后人”家里的事，不是他的一己之私、一家之谈，不宜由他来论定臧否。有的“后人”，有亲身经历，可以情感交融，说给大家听听；有的“后人”，甚至成了研究先人的专家、学者，他们的“一家之言”，更应当让我们共享；但也有这样的“后人”，不但从未见过先祖，而且还曾为祖辈所“不容”，他们当然也可以写“回忆录”，但以更加“实事求是”为好，至少不要天花乱坠呵。

同样的道理，“风波”里的“照片”究竟是不是张作霖张大帅，恐怕还是要请历史学家来鉴别，至少不能光由两位“从未见过一面”的“后人”拍板吧！

『大师风波』外的联想

司马心



世象杂谈

散步，每天都会看到很多景物、人群。由于行走匆匆，一般是走马观花，难以细究。其实，有些东西可以一晃而过，有些东西还是很值得琢磨，加深认识的。

我们经常围着国家大剧院散步，觉得大剧院就是一本值得很好品味的“书”。

常有一些游客问：“大剧院的门在哪儿？我们围着转了一圈，也没找着。”这就是设计上的一个奥妙。国家大剧院是一座高46.68米的半球形建筑，平面投影东西方向轴长212.20米，南北方向轴长143.64米，基础深达32.5米，有10层楼那么高。半球壳体外环绕着面积达3.55万平方米的人工湖，湖外是一圈儿人行道，再外是绿化带，绿荫隔断了都市的喧嚣，形成了一片相对宁静的文化广场。文化广场四周可以自由出入，但进大剧院演出厅的门在北面，与人工湖及人行道还隔着一道“工”字形拱桥，所以围着湖转是看不到剧院大门的，就是找到大门，要进入大剧院演出厅还要通过80米长的水下通道。

每天都有大批批的旅游团到这里参观。导游给游客介绍大剧院，可谓五花八门。有的说，大剧院像鸟蛋，有的说大剧院像明珠，还有的说大剧院像水煮鸡蛋……

说大剧院像鸟蛋，诙谐。从一些北京建筑的外形看，有鸟巢（奥运中心）、鸟腿（中央电视台新楼）、鸟嘴（世纪坛），把国家大剧院说成鸟蛋，靠谱。

说国家大剧院像明珠，有理。站在北海的桥上往南看，特别是站在北海公园的白塔下往南看，中南海的湖面弯弯曲曲，波光粼粼，像一条龙；大剧院白天在阳光照射下，银光闪闪，恰似龙头顶着颗珍珠。夜幕降临，大剧院壳体上错落有致的“蘑菇灯”犹如繁星点点，远看更像一颗明珠，而且更是含蓄别致，韵味无穷。

说国家大剧院是个水煮的鸡蛋，那就完全违背了设计者的初衷。因为水煮的鸡蛋没了生命，而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形容他的作品——巨大的半球仿佛是一颗生命的种子。“中国国家大剧院要表达的，就是内在的活力，是在外部宁静笼罩下的内部生机。一个简单的‘鸡蛋壳’，里面孕育着生命。这就是我的设计灵魂：外壳、生命和开放。”是呀，在宁静清澈的水面和静谧宏大的半球壳体下，笼罩着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。说它是个鸡蛋可以，因为鸡蛋有生命；说它是个“水煮鸡蛋”，便是只看到了外表，没有理解建筑的生动内涵！

观花也要赏花

柴全经



花间晚照



平生心事花鸟知

周建国 篆刻

读书非得堕泪吗？

南来赵与 恽清时

安子顺关于读书非得堕泪的一番议论：“读诸葛亮《出师表》而不堕泪者，其人必不忠。读李令伯《陈情表》而不堕泪者，其人必不孝。读韩退之《祭十二郎文》而不堕泪者，其人必不友。”《出师表》等3篇无疑是让人动情的优秀经典抒情散文，你可以盛赞它、突出它甚至抬高它，但不能武断地给其他读而不堕泪者，扣上不忠、不孝、不友的大帽子！煽情文章是否引发读者泪水，与读者的经历、性格以及当时具体心境大有关系，两者间并不划等号！可见，讲过头话，搞绝对化，上纲上线者，古已有之。

张说官历四代皇帝，对社会各方面了解透彻，体会深刻，洞察较细。为人能经常深入社会，对钱在社会经济及各方面的作用，了解比较全面透彻。故此，用模仿介绍中药的方式，分析钱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，与人的利害关系，以告诫世人合理取钱用钱。

《钱本草》不仅精辟指出钱对人的影响：大则可“利邦国”；“能驻颜”，小则也能“善疗饥寒，解困厄之患”；同时指出钱“能役神灵，通鬼气”，甚至能致人“轻则弱志伤神，重则令人霍乱”的有毒一面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张说在文中重点指出了合理驾驭（获取、管理、使用）钱的七术：道、德、义、礼、仁、信、智。

现在，有一些人只看到了钱能通神的一面，在他们（她们）的眼里，钱是无所不能的：是收买人心，联络感情的工具；是攀龙附凤的敲门砖，步步高升的扶梯。当然，社会上绝大

你认识钱吗？

邵顺祥

深，战士们都是冒着枪林弹雨在河内匍匐前进的。因为敌人在不远处的城墙上架满了枪炮，周围还有暗堡，猛烈扫射！战士们便3人一組背上炸药前赴后继，强攻城池。由于城门洞内堆满了沙袋，无法进攻，只好用炸药去炸，后来硬是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洞，我们的队伍才得以攻进洛阳城。听着邓友梅难忘的记忆，

洛阳寻梦

周明

我们真为当年解放军的勇敢牺牲精神而深深感动。王钢着急地问邓友梅，那你遇险的那个地方在哪儿呢？邓友梅环视了一下周围环境，忽然用拐杖指了指桥头跟前的河边的说，就在那儿！我们跟了过去，在这里默默地想象65年前的情景会是什么状态。他说那时没有这座桥，人



们都是趟水过去的。那天黄昏战斗打得激烈时，他本来是军部派到连队的一名随军宣传员，只有15岁，是个名副其实的“红小鬼”！他的任务是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，他便提上油漆桶，拿着大画笔，刷写革命大标语。可一遇到打仗，他一样跟随队伍前进。当时，他过河时，由于手里提着东西，忽然摔了一跤，一颗子弹嗖地从他头顶飞过！如若不是那一跤，子弹正好可以击中他，就没有了今天的他。真险哪！我们开玩笑说：“这里应当竖个牌：邓友梅遇险处。”这时他忽然又想起这条攻城路上，

邂逅挑山女人

王琪森

去年，我随上海作家协会散文组赴齐云山采风，一路上领略了皖南大地上斑斓的秋色和婉约的徽韵。齐云山上遍布摩崖题书和碑林石刻，当我们来到洞天福地的景天时，我被山崖石壁上各种题刻所吸引，正在仔细欣赏时，同行的老秦对我说：“你看，站在前面崖下的那位女子，不就是齐云山最后一位挑夫汪美红吗？”只见飞珠泉崖下，坐在石凳上的那位女子正是汪美红。由于她曾

上过中央电视台柴静主持的专访节目，特别是最近上海宝山沪剧团以她为原型，创作了现代沪剧《挑山女人》，连演26场还欲罢不能，从而使这位普通的山里女挑夫，成了自强不息的草根明星。“你怎么会坐在这里，是挑货上山休息吗？”我走上前问道。五十开外，面容黝黑的她有些羞涩地说：“现在有缆车了，送货上山的活是越来越少了。我在家闲不住，就挑些矿泉水上山，为游客解解渴。钱嘛，随便给。”这才使我注意到在她面前不远处的石阶上，放着几堆矿泉水，旁边是一个布袋供游客放钱。“你的一双龙凤胎儿女在大学里学习情况如何？”老秦关心地询问。“他们学习都很用功，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。”汪美红的语气中充满了感激之情，同时脸上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一阵山风撩起了她前额上的头发，其中有些已花白，岁月也在她额上刻下了不浅的皱纹。

汪美红的家在齐云山下的岩脚村，新婚燕尔之日，丈夫汪淑平领着她第一次上白云相绕、峰秀翠翠的齐云山，算是山里人的度蜜月。但攀岩登山不到半天，已累得她气喘脚抖，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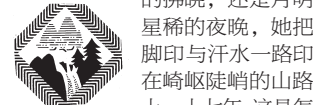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开始子弹上膛的那个地方。他说，那里有一个石碑，碑上刻有“孔子入周讲礼乐至此”的大字。我们又跟随他向东寻去，一路走，一路询问，问了许多年轻人都说不知道。他寻思怎么会没有了呢？他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块石碑呀！终于从一位老人那里问到了，说你们再往前走，那里路北是有一块碑。果然我们很快就找见了这块碑，上面刻的字就是“孔子入周讲礼乐至此”。邓友梅说，当时部队先是在这个碑周围集合，等到黄昏时，在此子弹上膛，开始前进攻城。他说，攻城这一仗打得很艰苦，从“孔子碑”到洛阳城小东门，大约三四百米远却攻了4个小时，天黑才攻进了城，解放了洛阳。那时守城的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，是武装到牙齿的青年军，我军为此牺牲了不少战友。

想起这一段难忘的经历，邓友梅更多是怀念战友，庆幸自己。这时，他忽然又讲起了一个小插曲。他说，就是在打洛阳战役后，他们有天在龙门石窟发现一个掉队的小伙儿，一问是解放军第四纵队陈谢大军的新参军的小战士白桦，他和白桦就这样相遇相识了，成为老战友，老朋友。这真是奇遇。也是一段佳话。我们驱车返回时，只见邓友梅仍隔着车窗流连地瞭望着那64年前的战地，那是他烽火岁月中永难忘却的一段珍贵的记忆啊！



誓再不上山了。但她的命运却偏偏从此与齐云山相连。1995年3月丈夫因打渔溺亡后，32岁的她望着两儿一女，以泪洗面半月后，即毅然拿起了扁担，加入了挑山的队伍。这一挑就是十七个春夏秋冬。由于我曾看过她的报道，如今邂逅于此，似乎是相识的熟人，便问她第一次挑山的感受。汪美红站了起来，拍了一下自己早已变得相当硬实的肩说：“第一次挑的是180斤货，肩上的皮都磨破了。但我怀揣着这第一次挣来的9元钱，睡得很沉。因为我内心踏实了。”

从此，无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，还是滴水成冰的寒冬，无论是晨曦初露的拂晓，还是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她把脚印与汗水一路印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。十七年，这是怎



样的一个概念与内涵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信念与意志：她行走的山路达20多公里，上下达6000多次，磨穿了140多双解放鞋，挑断了70多根扁担。硬是用一个女人柔弱的双肩支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庭，用一位母亲的万里长征，把一双龙凤胎儿女送进省高等学府。齐云山下的休宁县，有中国第一状元县之称，从宋及清共出了19位状元，2996位举人。如今这位女挑夫又一次书写了传奇。“种桃神李种春风”。齐云山自古就是那么执著地呵护读书的种子。

汪美红的嗓音颇浑厚，有些像女中音，那是她一个人行走在夜间的山道上，为了解除孤寂和害怕而一路唱着山歌前行时，山岚云雾的润润，使她的嗓音变得有穿透力：“太阳歇歇么，歇得呢。月亮歇歇么，歇得呢。女人歇歇么，歇不得。女人歇歇么，火塘会熄掉呢……”

十日谈

阅读经典

进“大观园”，想《红楼梦》。